

## 贡院内创办师范学馆

早年，贡院作为举行乡试或会试的场所，非济南独有，布局和构成各地也大同小异。今天的贡院墙根街东有座面向西方的大照壁，长达二十四米的正墙与两侧翼墙构成“八”字形，其长度在济南仅次于道院影壁，百姓称之为“状元墙”。照壁对面原是一个石牌坊，过石牌坊向西三十米是南北甬道，北面就是原来的贡院。贡院内门建有“明经取士”、“为国求贤”两座牌坊，以标榜科举制度的公正与廉明。二道门内是至公堂，为监临官及其所属办公的地方。至公堂后为明远楼，为全院制高点。考试时监临、监试、巡察等考官于此居高临下监督考生。堂楼两侧为应试号舍，应考者入内即封号棚，考生考试和食宿都在里面，待交卷日才打开。至光绪年间，应试号舍达一万五千个。全院围墙两重，内墙高一丈，外墙高五丈，墙上都密布荆棘以防爬越，故有“荆棘阁”之称。

1902年，山东巡抚周馥在贡院内创办“师范学馆”，即后来的济南师范学校。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了有着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科举制。此后，至公堂以南建成提学司署；监临院以北改建为济南府中学堂，即济南一中的前身，又在提学司署东建模范小学，后为省立第一实验小学。东新号改建为省立图书馆；西新号建为咨议局，辛亥革命后改为省议会，因其建筑的造型颇为奇特，人们形象地称之为“大鸟笼子”。1912年12月，孙中山曾在这里演讲。如今，贡院和“大鸟笼子”早已消失了，那些学校也早早搬了家，原址改建成省政府所属机构的办公楼和宿舍楼，只有图书馆旧址和贡院墙根街保留至今。

## 图书馆内曾办历史博物馆展会

1908年，山东提学史、湖南人罗正钧向抚署提出创办图书馆的建议。次年正月，时任山东巡抚袁树勋上奏《山东省创设图书馆并附设金石集存所以开民智而保国粹折》，次月即获钦定。当年3月由罗正钧主持开工，至9月竣工，耗银两万，建成了遐园，罗正钧题写的“遐园”石刻如今仍立在东侧回廊入口，即原来大门处。这是一座典型的园馆结合的庭院式建筑群落。当时建有书楼两层，因背靠大明湖，面朝千佛山，取名“海岳楼”，另有一贮存金石的楼取名“宏雅阁”。各种馆舍与扬波的碧水、飞架的小桥、摇曳的垂柳一同构成风景图画，被文人雅客誉为“南阁（天一阁）北园（遐园）”。因当时带有博物馆性质的济南广智院为洋人开办，山东还没有专门的文物收藏、陈设的场所，所以图书馆还兼有博物馆的某些职能。当时，这里除有经、史、子、集等四类线装书外，还珍藏了许多碑刻及佛造像。其中，碧琳琅馆内有十块出自嘉祥蔡氏园的珍贵的汉画像石，曾被日本人购买，罗正钧出钱购回，存放于此。馆内还有动植物标本陈



旧时的贡院入口。(历史照片 牛国栋提供)

## 【书写济南】

# 城市书斋

□牛国栋

牛国栋，其祖孙四代济南人，面对城市建设的加剧，老街巷越来越趋向消亡。为了保留住心中家乡的影像，牛国栋开始从走街串巷的摄影到采访、整理史料，历时十余年，一步步加工完善，终于完成了这本济南老城记忆的著作——《济水之南》。

济南长期作为县、府、省三级衙署聚集地，是全省文化教育中心，拥有很多文庙、贡院、图书馆和各色书院、私塾、义学和新式学堂，它们相对集中在环境清幽宁静的大明湖南岸。在笔者新著《济水之南》中，这些可被称为“城市书斋”的地方一一得以展现。



《济水之南》

列。院子里饲养着珍珠鸡、寒翠鸟、梅花鹿和金钱豹。

1922年，山东省教育厅在图书馆内举办山东历史博物馆展会，内容涉及历史、地理、古生物、教育、社会风俗、工商、农业等七大类，洋洋大观。展览开幕时，蔡元培、梁启超、陶行知等名流专程出席，梁启超还作了长篇演说。1930年夏，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与刚刚上任一年的馆长，金石学家、考古学家和目录学专家王献唐决议建一处新的藏书楼。1935年3月动工，当年10月落成。这座两层的砖混结构的楼房名“奎虚书藏”，取古天象“奎星主鲁，虚星主齐”，意在涵盖齐鲁之精华。正门匾额石刻“奎虚书藏”四字，为时任教育部部长傅增湘题写。楼内藏新旧典籍二十六万册，楼下有阅览室，可同时容纳四百人。此外还有金石文物室、柳氏捐书纪念室等，时为省内最大、全国十大公共图书馆之一。梁启超曾评价道，中国公共图书馆，除北京外，以山东为最佳。

## 王献唐辗转3500公里抢救文物

在山东文博发展史上，王献唐(1896—1960)居功至伟。他出生于日照韩家村，幼读家塾，十一岁时入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，习土木工程。后就读青岛礼贤书院，先读完文科，又插班德文科，很得院长、德国人卫礼贤赏识。

1929年，他任省立图书馆馆长时还兼任山东通志局筹备主任和齐鲁大学讲师。济南解放后再度出任馆长一职。一生勤于著述，身有遗稿数百万言。长于文物鉴定，精于目录学、诗、书、画、印功力深厚，并以献身精神力保文物不失。抗战爆发后，为避免馆藏古籍善本、书画与金石器物精品毁于战火或落入敌手，他及

时向省政府建议异地存藏并申请款项，但政府置之不理。1937年10月，无奈的他只好选择其中的精品装了满满二十几只大木箱，分三批运到曲阜，通过孔德成安排到孔府内妥善保存。后见曲阜亦陷于炮火之中，他又告别妻儿老小，变卖自己的收藏，筹措运费，从中挑选出五箱精品中的精品，包括商代铜器、秦汉瓦当、唐代经书、宋元善本、明代瓷器等共计2111件套，与省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及工友李义贵，随省立医院改组的随军车辆由兗州一路南下。次年初抵达汉口时，苦于经费不足，货船难寻。恰逢南迁的国立山东大学需要中文系教授，他便接受时任山东大学代理校长林济青的邀请在四川万县授课，文物也运到了万县。不久，山东大学暂时停办，他们又一次失去经济来源。王献唐只好向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求助，到已迁至四川嘉定(今乐山)的武汉大学工作，至1938年11月24日，终将这批宝物运抵乐山大佛寺，依照防霉、防蛀、安全严密的要求，选择天后宫内大佛一侧隐而不露且朝阳好、干燥的崖洞存放，并砌堵洞口。

王、屈二人为了生计，到大学和学术团体履职。李一人留在了这里。开始时李义贵还能收到王献唐寄来的津贴，但随着战事的加剧，李义贵仅有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，他只有到江岸做搬运工，挑沙扛石，疏浚清淤，摆地摊，卖香烟和山果，以换取微薄收入糊口，苦苦熬过了十三个春秋。1951年，这批宝物运回山东，分别成为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的藏品。后来王献唐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赋四首七绝，其中之一感慨道：“故家乔木叹陵迟，文献千秋苦自支。薪火三齐留一脉，抱残忍死待明夷。”

## 【忆海拾珠】

□李贞寅

灵岩寺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境内，这里群山环抱，山如列屏，柏檀叠秀。早在唐代灵岩寺就成为我国四大古刹（山东长清的灵岩寺、浙江天台的国清寺、湖北江陵的玉泉寺、江苏南京的栖霞寺）之首。

灵岩寺不仅历史悠久，而且是北方饮茶的发源地。这里的泉水潺潺，终年不竭，泉水甘冽，用开水煮茶，茶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寺内僧人用泉水煮茶历史悠久。我国北方饮茶之俗就是由灵岩寺兴起的。

据《封氏见闻录》卷六《饮茶》记载：“茶，早采为茶，晚采为茗。”

# 茶禅一味灵岩寺

南人好饮之。北方人初不多饮。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，大兴阐教，学禅务于不寝，又不餐食，皆许其饮茶。人自怀挟，到处煮饮。从此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。”如今，灵岩寺周围数县饮茶之风甚浓，为灵岩寺是北方饮茶之发源地提供了佐证。灵岩寺有一块明朝碑刻也记载了灵岩寺僧侣们饮茶之事：“焚香且上五花殿，煮茗更临双鹤泉。”

我的故乡位于灵岩寺一山之隔的山北面，可能受到灵岩寺僧侣们的影响吧，不少乡亲们都喜欢喝茶的习惯。如果到村内农户家中去看看，家家迎门的八仙桌上

都摆放着茶壶、茶碗、茶盘等饮茶的用具，如有客人到访，户家赶紧烧水泡茶来招待客人。街坊邻居在闲暇时相互串门，都是烧水泡茶，边喝着茶边家长里短聊聊天。

我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他一生不动烟酒，就是爱喝茶，而且后来喝茶成了瘾。父亲一上茶瘾，就像患了感冒，头上青筋暴起，眼睛也没了神，哈欠一个接着一个地打。父亲爱喝酽茶，每次倒出来的茶水总是浓浓的，和次品酱油差不多。父亲喝茶有瘾后，不管农闲农忙，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点炉子，烧水泡茶，就是在

“三夏”大忙季节，地里荒着谷苗，他也要先喝上一壶茶再下地。如果坡远，中午不能回家吃饭，他就把烧水的壶和喝茶的一套用具全带上。中午，他到核桃、柿子树上扳下干树枝，提着壶接上山泉水，再用三块石头支起炉子，烧水泡茶，坐在清凉的树荫处，一碗碗喝个够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，父亲喝茶可犯了难，茶叶难买，逼得没办法，只好到外去采槐米、槐豆、远志苗，代替茶叶。

从古至今乡亲们喝茶养成了习惯，到父亲喝茶成瘾，可见灵岩寺僧侣们喝茶的习俗影响有多么深刻啊！

## 【口述城事】

# “瓜菜代”岁月记事

□胡安仁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共和国遇到了特大自然灾害。不少地区出现了绝产而颗粒无收，没有粮食，百姓难以果腹。在这种特殊情况下，人们只能以“瓜菜代”充饥。

所谓“瓜菜代”，就是以瓜菜代替口粮度日。那时的餐桌上，百姓吃得最多的是菜窝窝。有一天，南山上的一位朋友给我家送来了不少鲜地瓜叶。母亲用其蒸了一锅地瓜叶窝窝头，大家吃完后还剩下几个，母亲恐怕被老鼠偷吃，就在一个五六十厘米高的方凳上再摞上一个小凳子，然后将装着菜窝窝的竹篾子放在最顶端。谁知，第二天竹篾子里的菜窝窝却不见了踪影。那时我们住独院，并没有发现有外人进来的迹象。当母亲问我们兄妹是谁吃了时，弟弟妹妹都矢口否认“偷吃”一事（那时不谙世事的孩子饿极了偷吃家中的干粮是常有的事），家人都感到莫名其妙！

转眼春节就要到了，大家进行大扫除整理厨房时，在墙角处发现了半块硬邦邦的菜窝窝。原来是老鼠作祟将菜窝窝拉走了，菜窝窝丢失之谜终于被解开。只是这种难得以下咽的窝窝连老鼠也不喜欢吃，否则它们是不会轻易将半快菜窝窝丢弃的。

在“瓜菜代”岁月里，除菜窝窝是主食外，地瓜、胡萝卜粥也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充饥物。俗话说“半大小子，吃煞老子”。那时，我们兄妹五人正是吃壮饭的年龄。吃得多，口粮不够，怎么办？有一天，父亲对我说：现在不少人都去地里拿地瓜（秋收过后用工具将落在地里的半截地瓜进行二次复收），你也去拿试试吧！

那时，我常去拿地瓜的地方是东郊韩仓、大辛庄，甚至郭店。拿地瓜也并非易事，经常要带着干粮早出晚归。由于拿地瓜的人多，每次拿到的地瓜都寥寥无几，有时甚至空手而归。一个星期天，我带上“三齿钩”、面袋子，骑上“大国防”（大飞轮“国防牌”自行车）一大早就往几十里地之外的郭店奔去。

不知是运气使然，还是苍天不负有心人。此次拿到的地瓜比任何一次都多，半天工夫就拿到了半袋子多。下午两点多，我打点行装准备返回。正在这时，突然看到一个黑大汉随喊随向我这边跑来：“这是我的地，谁让你拿地瓜？快放下，要不就扣下你的自行车！”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给吓蒙了。心想，地瓜可以不要，自行车可不能丢啊！我当机立断，放下地瓜袋子和“三齿钩”，推着自行车就急匆匆地往路边跑去。来到了路边，我定了定神回头望去，只见那大汉扛着我的地瓜袋子正向远处走去，“三齿钩”却丢在了一旁。不要，原来他根本不是那块地瓜地的主人。等他走远了，我将“三齿钩”拿回来捆到车上，晦气地往家中返回。

没想到，为了那么一点点地瓜，此人竟然当起了“李鬼”。也许，那大汉是为了充饥不得已而为之，是完全可以原谅的，只是以这种方式，让我虚惊了一场，也算是“瓜菜代”岁月里一段难忘的回忆吧！

投稿邮箱：  
qlwbxujing@hotmail.com